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蒙马特遗书 / 邱妙津著 .

——桂林 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, 2012.8

ISBN 978-7-5495-2264-4

I . ①蒙… II . ①邱… III . ①书信体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39650 号

著作权登记图字 : 20-2011-165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: 541001

网址 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 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 : 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: 7.125 字数 : 90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: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见证 001。第一书 005。第二书 012。第三书 016。第四书 030。第六书 034。第七书 042。第八书 052。第九书 059。第十书 072。第十七书 083。第五书 088。第十一书 097。第十二书 110。第十三书 121。第十四书 132。第十五书 138。第十六书 145。第十七书 159。第十八书 166。第十九书 168。第二十书 188。见证 195。附录 197。

目次

小咏，我所唯一完全献身的那个人背弃了我，她的名字叫絮，连我们三年婚姻的结晶，她所留在巴黎陪伴我的兔兔，也紧接着离开世间，一切都发生在四十五天里。此刻兔兔冰凉的尸体正安静地躺在我的枕头旁，絮所寄来陪我的娃娃小猪就依偎在他旁边，昨夜我一整个晚上抱着他纯白的尸体，躺在棉被里默默嚎泣……

小咏，我日日夜夜止不住地悲伤，不是为了世间的错误，不是为了身体的残败病痛，而是为了心灵的脆弱性及它所承受的伤害，我悲伤它承受了那么多的伤害，我疼惜自己能给予别人，给予世界那么多，却没办法使自己活得好过一点。世界总是没有错的，错的是心灵的脆弱性，我们不能免除于世界的伤害，于是我们就要长期生着灵魂的病。

小咏，我和你一样也有一个爱情理想不能实现，我已献身给一个人，但世界并不接受这件事，这件事之于世界根本微不足道，甚至是被嘲笑的，心灵的脆弱怎能不受到伤害？小咏，世界不要再互相伤害了，好不好？还是我们可以停下一切伤害的游戏？

小咏，我的愿望已不再是在生活里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爱情，而是要让自己生活得好一些。不要再受伤害，也不要再制造伤害了，我不喜欢世上有这么多伤害。当世界上还是要继续有那么多伤害，我也不要活在其中。理想爱情的愿望已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过一份没有人可以再伤害我的生活。

小咏，你是我现在相信、相亲的一个人。但我一个人在这里悲伤会终止吗？纵使我与世上我所伤害和伤害我的人和解，我的悲伤会终止吗？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伤害，我的心灵已承受了那么多，它可以再支撑下去吗？它要怎么样去消化那些伤害呢？它能消化掉那些伤害而再重新去展开一份新生活吗？

小咏，过去那个世界或许还是一样的，从前你期待它不要破碎的地方它就是破碎了；但世界并没有错，它还继续是那个世界，而且继续破碎；世界并没有错，只是我受伤害了，我能真的消化我所受的伤害吗？如果我消化不了，那伤害就会一直伤害我的生命。我的悲伤和我所受的伤害可以发泄出来，可以被安慰吗？在我的核心里真的可以谅解生命而变得更坚强起来吗？

小咏，有你和我并立在人世，我并不孤单，你的生命形态和我相亲相近，你了解我的生命并且深爱我。但我需要改变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要如何改变，我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，这就是全部我所能对自己好的方式了。我知道我得变换一种身份，变换一个名字活着，我得哭泣，我得改变一种人生活着。

小咏，我已不再愿望一个永恒理想的爱情了，不是我不再相信，而是我一生能有的两次永恒理想的爱情都已谢去，我已老熟、凋零、谢落了。小咏，我已完全燃烧过，我已完全盛开了。一次是因为我还太年幼而错过，另一次则是由于我过于老熟而早谢了。但尽管只有一刹那的盛开，我也是完全盛开了，剩下的是面对这两次残废爱情意义的责任，因我还活着……

第一书

四月二十七日

絮：

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凌晨三点，你在台湾的早晨九点，兔兔死于二十六日午夜十二点，距离他死后二十七个小时。他还没下葬，他和他的小箱子还停留在我的房间陪我。因我听你的嘱咐不把他葬入塞纳河，要为他寻找一个小坟墓。我还没找到合适地点。

二十七个小时里，我仅是躺在床上，宛如陪同兔兔又死过一次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尽情地想你，想兔兔。一个多月来，除了怨恨和创伤之外，我并没办法这样想你、需要你、欲望你，因为那痛苦更大。这之间，我也没办法如同过去那样用文字对你倾诉，因为我说过写给你的信是一种强烈的爱欲……

下定决心，不要任兔兔就这么白死，要赋予他的死以意义，否则我走不过他的死亡，我接受不了，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。我告诉

自己，或是为他写一本书，并且不再继续对你诉说，将爱就此缄封起来；或是为他再继续爱你，无条件爱你，为你再写一套和那年年底完全对称的奔放书信，炙热的爱之文字。

* * *

一口气写好三十个信封，是这个月先要写给你的信。我要再像那年年底那般专注地为你创作。

我羡慕你，羡慕你能得到一颗美丽心灵全部的爱，且这爱是还会成长，还会自我调整，历经劫难还会自己再回来，还是活生生，还会再孕育生产新东西的爱。

请不要觉得负担重。我只是还有东西要给你，且是给，只能给了。蜜汁还没被榨干，一切的伤害也还没完全斩断我牵在你身上的线，所以我又回到你身边专心为你唱歌。虽然那线已经被你斩得几近要断，如一缕游丝般挂在那里，且不知什么时候你要再下毒手将它砍绝，但在那之前，我要攀着它尽情地歌唱。

絮，换我来做一条水牛吧，你曾经为我做过那么久的水牛，你说做水牛是幸福的。我只求你不要再只做只说那些负向的事，把水牛弄得疼痛地逃跑，好吗？有我愿意为你做水牛，你就让他有个位置待在那里，舒服地待在那里，好吗？任你再怎么狠心，一条你爱

也爱你进入第三年的水牛，你忍心把他赶跑，要他再也不出现，不存在吗？这条老水牛真的不值得你眷顾、在乎吗？我已经这样发了疯地爱着你三年，我已经这样完完全全地给予你，彻彻底底地爱着你三年了，且如今我还整整齐齐的脚步与毛发，准备再回到你身边继续这样地爱着你。这样的一条老牛真的是路上的任何一条牛吗？你告诉我，这样一条经过考验的牛，你一直养着他，喂他一点粮草吃，他以后真的生不出来你要的那种生活、人生或爱情吗？

我这个阶段，自己已经受着的，看着他人的，都是长久且不断历经风吹雨打的爱情，这才是我要支撑、才是我不计一切代价要去给予、付出、灌溉的。禁得起考验的才算是真爱，我渴望着褪去风霜还能手牵手站在一起的两个人；我渴望着不断不断付出而又经受着岁月的淘洗、琢磨而还活着的爱。絮，我已经不年轻、不轻浮、不躁动、不孩子气了，我所渴望的是为你做一条永远深情且坚固的水牛，做一条能真正爱到你又能真正让你的人生有依靠的水牛。如今我对这样一条水牛有非常具体的想象力，我会做给你看，让你明白我爱你的潜力有多大，我发誓要长成一条可以让你依靠的水牛给你看。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。

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过去我很爱的两句话，如今真的我自己也有机会用到了。

九二年到九五年间我已成长不少，我已经又领悟且实践了更多爱情的道理了，不是吗？但我还是同一颗炙热的心，絮，你不知道纵使你的人再如何离开我去爱别人，你的身体再被如何多人所拥有，我都不在乎这些。我也明白，我并没有办法因为这些远走、背叛而不爱你，你之于我还是一样，不会有改变的。这是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话，也是一个月来我所走过最深的试炼，我痛苦，可是我走过来了，我的爱还在，且更深邃，更内敛也将更奔放了。

也因如此，我才能继续对你开放，给你写这样的信，你明白吗？你对我的种种不爱与背叛，无论程度如何，都不会阻止我对你的爱，也不会构成我们面对面时的痛苦或阻断。过去我说不出这样的话语，这些话是我今天才说得出口的。因为兔兔的死，把我带到一个很深的点，使我明白我有多需要去爱你，也使我明白我可以多爱你。

今生，若有机会再见到你，并不会因为你已如何如何地不属于我，或是你结婚生子去了，而使我之于你的热情受到什么影响，你永远都是那个我见到她会跪下来吻她全身，欲望她全部的人。但若你一直都不要我这个人，我或许会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；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爱的灵魂，也在身体欲望炽烈的盛年，如果你要我，我可以继续为你守贞，忍耐我身体的欲望，在任何你愿意给我的时候被满足；但若你不要我，你不用说我也会知道的，我会让我的身体和

生活去要别的人，并且去发展一份健全而完整的成年生活，去享受更多也创造更多。然而我的灵魂，她打算一直属于你，她打算一直爱你，一直跟你说话。如果未来我的灵肉不能合一，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安放我灵与肉的欲望，那也是我的悲剧，我已准备好继续活着就要承担这样的悲剧了，但是两者我都不会放弃，两者我都要如我所能我愿地去享受去创造。

你问我什么是“献身”？“献身”就是把我的灵与肉都交给你，都安置在你身上，并且欲望着你的灵与肉。你又问我为什么是你，不是别人？因为我并不曾那么彻彻底底地把自己的灵魂与身体给予一个人，我也不曾那么彻彻底底也欲望着一个人的灵魂与身体。

是体验的问题。我或许能与其他许多人相爱，无论身体或灵魂的，但我知道程度都不及我与你深而彻底，我无法像渴望身心属于你般地渴望于别人，我也没有像渴望你的身心般去渴望另一个人。没有的，是程度的问题，程度都及不上你之于我的。这些你都知道吗？所以是你，就是你，不会再有别人在我身体与灵魂的最深处。尽管你已不要我、不爱我、不属于我了，但我还是要大声告诉你，我们所曾经相爱、相属、相给予，我们彼此所开放的，所曾经达到的灵魂与身体的沟通，是不再有人能取代的。我要告诉你，你是接受 Zoë 的身体及灵魂最多的一个人，你也是曾经爱过懂过最多我的身体及灵魂的，就是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这样爱过我、接纳我、

了解我歌声的人，所以 Zoë 到了你的手上，才算是真正彻底地燃烧起来……我怎能不爱你呢？也因这样，在你要抛下我，我不能再继续为你燃烧时，我的生命才会有那么大的痛苦与暴乱啊！你已宣判我是不能与你同行的一个人，其他人或许会进驻我的人生，或许可以比现在的你给我更多，了解我更多，但是，我要一直告诉你，你所曾经给过我的，你所曾经和我沟通、相爱过的深度，是无人可比，也是空前绝后的。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尽管绝望，没有回报，我还是要尽我所能用我的灵魂爱你。

Tu es le mien, Je suis le tien.

永远，你是我的，我也是你的，没有人抢得走你，也没有人抢得走我。

你说现在像是走在沙漠里，我感觉到你并没有完全对我麻木、无感、无情，只要我还能感觉到你对我有一丝接受力，那对我而言就是最重要的，我就还能告诉自己说我可以给予你。

不知道我还有那本事没有，我舍不得你走在沙漠里，我要给你一小块坚实的地可以踏着，起码是远处一小方绿洲可以眺望着，不要让你在现实里再飘荡，在精神里再奔逃。都是我的错！我没有把握，但是让我再以我的生命为基础，用我的文字建这一小方地，看看，能不能再给你一个中心，好吗？

第二书

四月二十八日

絮：

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清晨一点，两个小时前我刚埋完兔兔。

总算不负你的希望，我亲手将兔兔葬在 Mont. Cenis 旁的小三角公园，内心唯有满足与喜悦，不再有悲伤。距离兔兔离世有两整天，这两整天里他都停在我房间，我是第一次体尝到一个我所爱，和我生命相关联的生命死亡是怎么回事，就这样消失，不再存在于这世界上……他的遽然离世，使我从稍稍复元的状态中，又措手不及地被孤独的感觉击倒在地；又仿佛一只刚刚站稳，恢复平衡的三脚凳，突然被锯断一只脚，一整个半天我又掉到不吃不喝的忧郁状态里，死亡的气息环绕着我……你说为什么我又让自己痛成那样，为什么我没有半点免疫力……我不知道，我内在的感受性太开放了，Susceptible，就是这个字，佛教说的“易染”，那正是我的疾病也是我的天赋，是我的宝藏也是我的残缺啊！

今天早上焦虑着埋葬兔兔的事。我答应你不将他水葬，要以土葬，也给予你一个意义，让你有可能来看他。然而，四处打听，朋友们都认为找不到地方，动物坟场又太贵，Camira 甚至要我将他放在垃圾箱……他已停放两天，不能再拖，怕他的尸体腐烂，我唯恐完成不了你的心愿。下午我决心要振作起来，让兔兔得到安葬，也叫你对我们两个放心，爸爸会照顾兔兔……

我先爬起床去寄你的第一封信，回来给自己买了十朵香槟色的玫瑰（后来分了阿萤三朵），一枝蓝色的胖蜡烛（现在它陪着我），一支挖土的铲子。回来后又送走昨天洗好而来不及烘干的衣服（此刻换好了烘干的新裤子），包装在东京机场为家人买的礼物（三条领带给爸爸和姊夫，两个皮包给妈和姊姊）。到邮局去寄信的时候，心血来潮为你买了三十组漂亮邮票，共有四种式样；领到你寄给我的书和 CD，很意外也很开心。回程打了通电话给水遥要告诉她我很平安，没找到她；留了一通电话在翁翁的答录机里，告诉他我已看过《重庆森林》及《爱情万岁》的感想。傍晚回家做了一盘洋葱蛋炒牛肉，通心粉，煮了饭，看电视新闻，之后就回房间把那三十组邮票贴在写好的信封上，边听你寄来的歌剧精选，感觉奇异地幸福。又打了通电话给轻津订约会，跟欣平谈学小提琴的事。饭前白鲸也打过电话逼问我兔子如何安葬，我就顺便催了催她学踢踏舞的事，讲了一下论文的进度。